玉麈新譚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南州朱寶符夢得閲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鵞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覔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

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眞揄已關鬼神哭泣嗟
無至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于
義師傍至今塑像鷲[illegible]云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illegible]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
鄒問女何人敢擅至此荅曰吾乃華嚴侍者
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備禮謝遂
不見
白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

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

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

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

生生不絶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

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

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

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

簡蟲徐復整藏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知猿之怖女輩而昺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逥寺戒行精嚴時露靈異初至閉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月忽一長蛇盤遶其旁師囑曰女爲龍昺斛大衆使水源出乎囑

罷蛇屈曲蹣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
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緣寺左旋層崖梯級
而上另構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
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任師遂獨往果
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
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
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
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

安用寔繫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

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

花爛熳都不結實闔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尚上人爲鶖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即絕粒至期謂諸弟子

曰吾將西歸可爲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

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

因起帽隨整戴之閉目半晌復睜目曰期至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

願爲把臂云

鷲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遶身丈夫悲鳴竟夕

臨寂枯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

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爇輪半夜紅括

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

十有一寂後頂煖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遶室

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號眉來云見山

玉齋僧有一

僧攜犬亦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上睍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刹頹廢者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

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諸僅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尚虛其半以有待至巳巳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鏡發踰兩三月方巳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再興之兆

同聲

百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

而壄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凡十年而文孫卒以巳酉冬交汪恭仲楙至丙辰冬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粜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鬱儀王孫謀墠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且蚤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

西州之慟匪遠杕杜之悸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別近日市交咸習意氣月儆媢官長而不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知遇

鷗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墻之過峻不肯奬借後來而號爲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者而喜佘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爲一人果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爲小友苟非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神麌眞才得以著稱而贋品無繇緣附國家人材終將賴之矣

余朋府桂蕃邑之上瀘人爲孝感令首拔夏王猷甫亨于每歲夏食貧居無一廛余特爲擇配更捐俸爲置田宅馬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來都門遍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無嗣且家世漸替即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爲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

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
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丁巳春比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蒞郡事竣余
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
即爲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商古今作書
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
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錢爲
余刻書臨別深用相朂情溢乎辭蓋知己之

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徵庸浙之平湖人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髯如銀携短節從堦前過旁若無人躡時不

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牆前過者即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荅曰主人謂相公弟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鬚毎出行携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毎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毎日令家人懸數牌門

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餅或書張幼于賣傘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祁孝廉衍曾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裹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為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日令家人為畫網巾于首率以為常余嘗延

至家作畫見其蓬髮角巾絕不脩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亹亹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首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畫掩

諧艷

臨川傳平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爲啖

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涂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兗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耆痂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會如饑馬競芻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鬪犬直令四座縮足涂伯子如勇卒趨焚頭頷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

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燀庵翟閭恒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蓋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爲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弼可如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軏名爲光及姓熊名兆

禎者未赴即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

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禎其眞維熊維羆

者乎陳子軏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曾子

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

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妓王瑣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

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

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即詒短

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為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瑣瑣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韻冷多

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建武涂伯昌子期閱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馬上雜劇皆白皙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鐵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稺子綴其上或魚

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騶從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黃金盔蟒袍玉帶轎倣王府制桂蓋刻蟠龍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綵遊人駢肩錯趾賞翫遠且四方奇貨一時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旣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

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散歡驩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

水開時觀者如蝟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人

潮惠有大俠毋瞷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廻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日廪餼之甚厚將贖

還時令謁辭晃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猓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猓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

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猱卽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集猱一啼則皆散去覓其路猱始還中途欲炊煑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郴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濯自淨蔭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寘之卽

熟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滙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

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
逼眞而清亮過之僧人即以此代鐘鼓朝暮
考撞有敲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
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
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
上鐫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
剪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葬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葬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閒事多摭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睿聖也而至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鴛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鴛育子

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鷲復還故處俗傳龔數養鷲者非巔中有荷

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呂之西鄉人往歲曾[illegible]得一[illegible]

韓太史敬雲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禪盛脫筌破解嬾言奚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

此解乃太史贊獲我心嘗憶往歲有癯名僧每向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世耶僧赧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試問太史語眞足當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釣

不綱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可懺悔積愆者有重直盜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擾乎何如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欺亦不放斯眞善放生者矣

興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稱[illegible]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故名

萬曆初年　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金

桑進士延烝嗜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
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
有聲如風筆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
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醞
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
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

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世外譚厚贈之劉槩不受太守留連數日因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黧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

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

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啖以

果食盡飽携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

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

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携歸價不啻千

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躭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

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

別悬歸邀僧同翫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覔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烟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烟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于烟又有嘶水以禦之者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

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姓姓白晝殺人咸恠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衣欲走入紙竈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覔之無所得玫書是日爲青衣童子臨世

界大參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
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
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
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生絕無胎髮是
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
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
士以醜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盔甲不解虜退
解下髮髠盡詡之致政家居有刼冠取公綳

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耶時其家咸目之巳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貴溪吳氏生一見聰頴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即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急援之出良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

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宋鬱儀閏三月飲龍沙詩

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醑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値也余詢之

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

論文

顧端木㮚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

而又外東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
諸格當是時雖有絶才絶學絶識冥然無所
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膈臆外窮
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
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
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
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
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

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用之於文也斑斑駮駮奇奇恠恠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顏子眞

知言哉顧名棫正崑山人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典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兢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兢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
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遒
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
經菀一一細心令旨多所發明即專經家未
或過斯眞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巳意解書謬
悠詭譎誇多鬬捷寧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江陰黃毓祺介子閱

志恠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滚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覩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

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
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爲某操書掛梁上風颯然至
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踰時狀字
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己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竈內
尋以頷頭起鐵鍋從鍋頂出竈門狹而豕甚

大又出入烈燄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豕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怪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豕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眉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其中剖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衣什等物俱不見遍覓得之墻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

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間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輙死再四哀求始蘇一日犬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幞其中者衣黃左右衣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餚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

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巳家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詈巳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巳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公徃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

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錏靈[illegible]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亟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惟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食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

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饁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容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

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
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
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
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
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
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
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
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

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艙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巳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異人異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捽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浙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內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蹤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見儼然生也抱歸育

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持者一敗箒耳

蔣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凉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

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戻我輩可超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月僕同至陸館陸問曰

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濶二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視之見其上有蟲嚙七孔方悟

奸惢

附魏閹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倶文臣五彪田

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恃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過　上為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荼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

朝奉為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嘅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為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媢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

殿不但朱戸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與文廟竝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

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冰河路濶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粱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

有星入鈎月中為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

復有一星晝見與日竝朗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

火延爇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

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

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没民居田産流尸積血
腥薇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
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
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莫
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
復竊王人重貲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

詢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閱一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閑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駒大鬻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

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毋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身全黑毋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塜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嘗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
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即殺之以口飲其血忽
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鬬我舉家咸聞
其攫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
陸楡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
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鐲之神驗

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爲謀殺陸楡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冑師撰
海寧郭濬彥深閱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鶯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

沉水

鄠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聲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燄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漠今大統曆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為余言曾於春分

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
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
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卵出雛人謂之菱
雞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
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
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即有數雄來一雄得配

餘乃去雌遽啄前雛或銜蝯蝚飼之雛死復

乳雌失雌想亦應兩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

走入夏公廠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

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兢

射之矢每發熊即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

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

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鐵銃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有物蝘蜒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遂捷

劉昭孫大將軍綖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扉鐶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褡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訃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携妾某氏閒步堦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而絶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兆部郎罷歸道遇張永嘉

聰張使爲巳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我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邪得縣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寧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揷上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

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
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
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發解毛至癸亥始
食餼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
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
鵞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
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爲高僧一爲名

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毎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界吾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毎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畧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即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

彭孔繇是知名大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倜儻負奇兼精岐黃之
術天啓丙寅値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
遍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
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
卽冐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爲修藥凡往返者
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眞所謂傾蓋如故者也
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

試百數但秘不肯傳人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潮以手指之去聲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緘耶歌者聲即如故潮或過酒家値新釀出必請伊先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攺味或竟日無人沽酒家來謝過味即復來沽者怨塡門其從潮

卒乏嗣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塌聲震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

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自

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眞保定孔固于萬

斯年之祥也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墻脚掘之得異

石色潔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

然有聲夜亦復如是怪之置神龕上一日有

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怪其聲因擊碎

[illegible]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
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
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
春雨足淛皋烟樹鈿模糊慟天大嘆苦無語
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
法委蛇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濶丈許

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

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肴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

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書其經名粘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遂竊其勝歸忽有孕彌月

産一毬其家怪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

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購之隨以刀剖作
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
目前以眡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眡月其大不
可紀以眡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
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
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

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旣受直乃曰嚮則嚮潑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畧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將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黳不復作銅色其上鏤有花紋絶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鈌少許背有洪

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
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
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粤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
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
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巳而悔之閱數月收
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
荅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

屢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餓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

入欣然進食如有所備以待者異之已而至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盍往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令居某王府女往叅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閽人果不爲通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來謁我令祗候八日矣煩王出迓以

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厲有饑意即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即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目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二人自井中躍

出覩之即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目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